



世界史资料  
丛刊

近代史部分

一八一五一  
一八七〇年的英国

张芝联 选译

商务印书馆

在艾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docst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世界史资料丛刊

(近代史部分)

一八一五——一八七〇年的  
英 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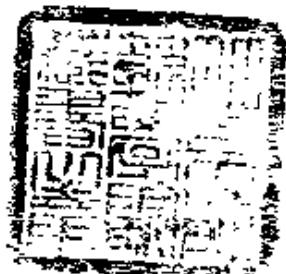
张芝联 选译

ND 09/19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4102



1114102

## **世界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

上古史部分主编 林志纯  
中世纪部分主编 刘国淦  
近代史部分主编 张芝联  
现代史部分主编 齐世荣

### **一八一五——一八七〇年的英國**

张芝联 选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丁府井大街 35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3017·108

---

1987年5月第2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7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97千

印数 1,900册 印张 4 1/4

定价：0.86 元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编者的话

《世界史资料丛刊》原由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12月起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丛刊》选题原定三十二种，直到1966年只出了十二种（十三个分册）。

1979年我们决定恢复《丛刊》的出版工作。在有关大专院校、专家和学者的关怀和支持下，重新组织了编委会。恢复后的《丛刊》选题的数量和内容比过去有较大的增加和补充，拟出版六十种（六十六个分册）。

编译这套《丛刊》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易于接触一些基本史料，以提高高等院校的世界史教学水平，同时为一般学习世界史的人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所谓基本史料是指在教学中经常提到的那些原始文献，因而我们的选材是以原始文献或具有原始文献价值的著作为限。

《丛刊》包括世界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资料，按时代、国家或地区、事件分册出版。

每一分册的字数以不超过十万字为限。为使有限字数能有助于阐明历史事件，故选材只能集中在几个重点，即各分册中的几个部分；重点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它本身的重要性。

每编文献或一组文献前都有简要说明，介绍文献的来源、历史背景和意义。资料中的某些人名、地名、事件、典故等均适当加简略注释。

## 本分册说明

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是一部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的阶级斗争历史，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通过不断斗争逐渐壮大成熟的历史。我们选译的史料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史学家美化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反动观点。这些史料着重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光荣传统和他们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可以毫无例外地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在人民群众强大压力下的让步，其目的在阻止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的爆发。这些史料充分揭露英国资产阶级交替使用的两种统治手法——镇压和改良。这一段历史再一次证明：不经过暴力革命，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本分册第一部分——“镇压与斗争”——包括从1815年到二十年代初期的历史。英国人民不满于拿破仑战争后国内的萧条和贵族地主的反动措施，奋起反抗，虽然他们的和平游行、群众大会和密谋活动都遭到了无情的镇压，但这些斗争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他们对待工人的策略。工人在1824年争得了结社“自由”。

第二部分——“工人组织起来”——说明二十至三十年代工人阶级组织工会的广泛活动，他们从行业工会逐步扩大到全国性的工会组织，这些工会组织为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改善而展开斗争，同时在斗争中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

第三部分包括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这些改革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而我们的目的却是通过当时的史料揭露这些改革都是在大规模的工农运动压力下提出的，它们的欺骗性和局限性在当时已被先进工人所识破。

第四部分——“宪章运动”——是本分册的重点。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宪章运动发展的三次高潮(1839、1842、1848)是工人阶级逐步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的过程。宪章运动的斗争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这些文件中都有所反映。

第五部分说明四十至六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国际活动。在第一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英国工人阶级在六十年代再一次掀起了争取政治权利运动的高潮,迫使英国议会通过1867年的极有限的议会改革法。<sup>①</sup>

本分册的主要参考书和资料来源如下:

- (1) K. Marx and F. Engels: "On Britai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3, 简称《马、恩论英国》。
- (2) A. L. Morton: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1, 简称《人民的英国史》。
- (3) A. L. Morton and G. Tate: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770—192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6, 简称《不列颠工运》。
- (4) M. Morris: "From Cobbett to the Chartists, 1815—1848",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1, 简称《1815—1848年的工人运动》。
- (5) J. B. Jefferys: "Labour's Formative Years, 1849—1879",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48, 简称《1849—1879年的工人运动》。
- (6) Th. Rothstein: "From Chartism to Labour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29, 简称《英国工运简史》。

---

<sup>①</sup> 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史料将收入《1870—1914年的英国》一分册中。——译者

(7) G. D. H. Cole and A. W. Filson: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s, Select Documents, 1789—1875", London, Macmillan, 1951, 简称《英国工运史料》。

(8) A. E. Bland, P. A. Brown and R. H. Tawney: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 London, Bell, 1933, 简称《经济史料》。

(9) G. B. Adams and H. M. Stephens: "Select Document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简称《宪政史料》。

(10) J. Turrel: "A Select Source-Book of British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1926, 简称《英国史史料》。

(11) R. W. Postgate: "Revolution 1789—1906",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23, 简称《革命史料》。

(12) A. Hutt: "British Trade Unionism, A Short Histor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2, 简称《英工会史》。

## 目 次

<b>第一部分 镇压与斗争 .....</b>	<b>1</b>
1. 谷物法(1815年) .....	1
2. 考伯特：告帮工及工人书(1816年) .....	2
3. 欧文改革社会的计划(1817年) .....	3
4. 班姆福特记政府取消“人身保护法”(1817年) .....	6
5. 班姆福特记背毡毯者的游行(1817年) .....	8
6. 亨特揭露内政部的坐探(1819年) .....	9
7. 班姆福特记彼得卢事件(1819年8月16日) .....	10
(1) 准备工作 .....	10
(2) 密得尔顿纵队的出发 .....	12
(3) 大屠杀 .....	12
8. 考伯特论六项法令 .....	14
9. 加图街密谋(1820年) .....	16
(1) 阿瑟·锡尔斯渥德的发言 .....	16
(2) 囚犯临刑情况 .....	18
10. 格拉斯哥组织委员会告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居民书(1820年 4月1日) .....	18
<b>第二部分 工人组织起来 .....</b>	<b>20</b>
1. 对于现行结社法的反应(1824年) .....	20
2. 1824年的结社法(1824年) .....	22
3. 1825年的结社法(1825年) .....	24
4. 普雷思揭露1825年结社法产生的背景 .....	26
5. 纺工代表大会决议案(1829年) .....	28
6. 全国劳工保障协会告联合王国工人书(1830年) .....	32

7. 伦敦排字业工人总会的号召 (1833 年) .....	33
8. 建筑业工会(1833 年).....	35
(1) 入会誓词 .....	35
(2) 建筑业工会宣言 (1833 年).....	36
(3) 雇主强迫签署的“文件”(1833 年).....	38
9. 全国各业大联合工会(1834 年).....	38
(1) 代表会议报告.....	39
(2) 全国各业大联合工会规章.....	40
<b>第三部分 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b>	<b>41</b>
1. 工人阶级和激进派对议会改革的要求 .....	41
(1) 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宣言 (1831 年).....	41
(2) 全国政治联合会的宗旨 (1831 年).....	42
(3) 全国政治联合会告英格兰人民书 (1831 年).....	42
2. 农业工人起义(1830—1831 年).....	44
(1) 纵火 .....	45
(2) 萨塞克斯郡雇农之役.....	45
(3) 诺福克郡乌德道令教区农场主的请愿书.....	46
(4) 威廉·考伯特致巴黎《革命》杂志编辑函 (1830 年 12 月 1 日发自伦敦).....	47
3. 总罢工计划(1832 年).....	47
4. 对议会改革法的两种态度(1831—1832 年).....	50
(1) 反对支持改革法(1831 年).....	50
(2) 拥护改革法 (1831 年).....	51
(3) 揭露改革法的本质 (1831 年).....	52
(4) 一个工人的来信 (1832 年).....	53
5. 1832 年的改革法 (1832 年) .....	53
6. 工厂法 .....	56
(1) 欧斯勒关于约克郡奴隶制度的第一封信 (1830 年).....	56
(2) 工厂法 (1833 年).....	58
7. 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1834 年).....	59

8. 反对济贫法的斗争	63
(1) 考伯特的演讲词(1834年)	63
(2) 斯毕督菲尔兹丝织工人大会上的一篇演讲词(1837年)	64
(3) 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的演讲词(1838年)	65
第四部分 宪章运动	66
1. 伦敦工人协会(1836年)	66
(1) 决议	66
(2) 伦敦工人协会的宗旨	67
2. 人民宪章的六点要求(1837年)	68
3. 道义派和暴力派(1837—1838年)	69
(1) 苏格兰宪章派会议的决议(1838年)	69
(2) 奥康诺的演讲词(1838年)	70
(3) 伦敦民主协会的号召(1839年)	70
4. 全国请愿书(1839年)	71
5. 宪章公会的领导(1839年)	75
(1) 宪章公会宣言(1839年2月16日)	75
(2) 告不列颠人民书(1839年5月12日)	76
(3) 宪章公会决议(1839年7月13日)	77
(4) 宪章公会决议(1839年8月5日)	78
6. 新港起义(1839年)	78
(1) 审讯供词摘录(四篇)	79
(2) 乔治·舍尔的绝笔书	82
(3) 哈内在起义牺牲者缪尔·霍尔伯雷墓前的悼词	83
7. 全国宪章协会的组织计划(1840年)	83
8. 第二次请愿书(1842年)	86
9. 1842年的罢工运动	88
(1) 全国宪章协会宣言	88
(2) 理查·匹林在法庭上的发言	90
10.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1845年)	93
11. 宪章派与谷物法	95

(1) 宪章公会的决议(1839年2月) .....	95
(2) 约翰·梅逊的演讲词(1841年) .....	95
(3) 宪章公会的决议(1845年12月) .....	96
12. 1848年3月全国各地发生的运动 .....	97
13. 1848年4月的宪章公会 .....	98
(1) 宪章公会的决议(1848年4月3日) .....	98
(2) 宪章公会告群众书(1848年4月15日) .....	99
14. 琼斯论宪章运动的成就(1858年) .....	100
<b>第五部分 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六十年代工人阶级在 第一国际协助下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 .....</b>	<b>102</b>
1. 兄弟民主主义者协会(1845—1846年) .....	102
(1) 兄弟民主主义者协会的原则和规章(1845年) .....	102
(2) 哈内对“德意志促进工人阶级教育民主协会”的演说 (1846年) .....	103
2. 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1854年) .....	104
3. 国际委员会(1855年) .....	106
(1) 纪念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 .....	106
(2) 大会主席的演讲词 .....	107
4. 英国工人致法兰西工人书(1863年) .....	108
5. 国际工人协会向林肯总统致贺词(1865年) .....	110
6. 英国工人阶级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1867—1869年) .....	112
(1) 伦敦各业理事会决议(1867年1月) .....	112
(2) 伯明翰职工大会决议(1869年8月) .....	112
7. 英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协助下 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 .....	113
(1) 改革同盟给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的宣言(1865年) .....	113
(2) 改革同盟在海德公园召集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 (1866年7月23日) .....	114
(3) 1867年改革法案(1867年8月15日) .....	116
<b>译名对照表 .....</b>	<b>119</b>

# 第一部分 镇压与斗争

## 1. 谷物法(1815年)

### 对于目前实施的各种管理谷物进口法律的补充法案

选自《经济史料》第697—698页。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议会立即通过这个法案，其目的是为了使英国谷物价格保持对地主有利的高价。这个法令受到地主阶级以外各阶级特别是工人的激烈反对。

**第三条** 毋再颁令：凡下列各种不列颠谷物，依照目前法律规定办法所编制及公布的平均价格，等于或超过下列各种价格时，各种国外谷物、糙粉或面粉得在目前实施的各种规定及条例的范围以内，准予免除一切税收，输入联合王国，以供国内消费之用：小麦每夸特<sup>①</sup>须等于或超过八十先令；裸麦、小豆及大豆每夸特须等于或超过五十三先令；大麦、酒麦或四股麦每夸特须等于或超过四十先令；燕麦每夸特须等于或超过二十七先令。

**第四条** 毋再颁令：凡不列颠谷物依照同样办法编制及公布的平均价格，低于前述各种价格时，所有用前列各种国外谷物制成的糙粉或面粉以及国外谷物，一律不得向联合王国输入，供国内消费之用；亦不得自仓库中提出，供上述目的之用。

**第五条** 毋再颁令：作为管理和核定向联合王国输入国外谷物、糙粉或面粉的根据的若干种不列颠谷物的平均价格，须继续按照目前法律所规定的一切办法予以编制及公布。惟嗣后不论何时，在根据本法案规定的国外谷物、糙粉或面粉被准许输入以后，

① 一夸特等于十二·七公斤。——译者

各种不列颠谷物的平均价格分别于每年 2 月 15 日、5 月 15 日、8 月 15 日及 11 月 15 日后的六个星期内，跌入本法案规定国外谷物、糙粉或面粉得以进口供国内消费之用的价格以内时，则该项国外谷物、糙粉或面粉将不准自爱达河<sup>①</sup> 和比达索阿河<sup>②</sup> 之间任何地区（包括该两河流在内）向联合王国输入，供国内消费之用。在规定下一季度向联合王国输入谷物标准的新平均价格没有编制并在伦敦公报公布之前，此项禁令将继续有效。

## 2. 考伯特：告帮工及工人书（1816 年）

选自《1815—1848 年的工人运动》第 36—37 页。威廉·考伯特生于 1762 年，死于 1835 年，是激进的政论家，主编《政录周报》。此文在一个月内售出二十万份，对群众运动有极大鼓动作用。

……我们国家的实力和全部资源一向是从人民的劳动中产生的。……你们对自身的价值既有了正确的认识，再听到“庶民”、“暴徒”、“群氓”、“猪群”……等称谓时，怎能不愤慨万分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充满苦难的……我们目前疾苦的根源就是政府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苛捐杂税，这些苛捐杂税用来供养它的军队、官吏和食恩饷者等等，用来偿付国债的利息……当然税吏并不登门向你们征收，不过，当你们购买用物时，其中绝少是免税的。

目前的制度如继续存在，那么济贫税的负担必然加重，这是使那些“败类”惊慌心烦的。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所收的税是为了救济你们而不是让他们中饱的。他们之中有人便隐隐地提到你们的早婚，认为这是极大的罪恶。一个叫做马尔萨斯的教士竟严肃

① 在德国西北部许勒斯维格-荷尔斯组织境内，流入北海。——译者

② 在西班牙北部，流入大西洋。——译者

地提出具体办法，要在这方面对你们加以节制……事实上，工人和帮工们……缴税来养活那些爵爷和命妇们的儿女，而这一批残忍傲慢的人却建议取缔救济金，建议他们应该节制生育。……

对症下药唯有一方……全在如何改革议会中的众议院或人民院，使每个缴纳直接税的人都有权参加选举，并且应每年改选议会。

……你们应以全力支持这一项改革，不要放弃任何机会。请愿是发泄热情的途径。……你们要尽可能就近参加任何公共集会。你们要在阅读时彼此帮助，对于有关大众的事情要有足够的知识。……我劝告你们应该采取和平与合法的方式，但行动之时要兼有热忱和决心，以期达到目的。

### 3. 欧文改革社会的计划(1817 年)

选自《1815—1848 年的工人运动》第 47—49 页，原载欧文自撰《罗伯特·欧文的生平》。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生于 1771 年，死于 1858 年。他的计划是空想的，但当时工人运动还未摆脱他的影响。

问：……你认为造成贫民和工人阶级的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答：就是错误地运用国内目前的生产力……当我们把它和人民对于这些产品的需要和要求比较一下。我们大部分的自然力量包括人类的体力和脑力，目前都未投入生产……而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人工的或机械的工具却被用在生产那些对于社会没什么真正价值的东西。……

问：你个人的经验能不能有助于提供一个更有利地运用这些生产力的建议？

答：……生产力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导入正轨，用来迅速地解除穷

困的劳动人民的痛苦……并且把国家的繁荣增加到空前的高度。

问：怎样才能做到呢？

答：用经过周密考虑的办法来安插表面上过剩的劳动人民，把那些有能力工作的人安置到生产岗位上，使他们首先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然后贡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来分担国家的开支。

问：确实有条件安插那些无业的工人阶级吗？

答：……国家拥有极充分的条件来达到这个目标……荒废的土地、未被充分垦殖的田地、不合理的投资、闲散的劳动力……几乎用之不竭的人工的或机械的生产工具……

问：怎样才能使它们发挥作用？

答：把它们全部纳入有用有利的组织，然后根据统一的劳动与消费的原则来创设若干人数有限的集团，把基础建立在农业上。所有的成员都享受彼此共同的利益。

问：你根据哪些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把人力组织起来的建议？

答：……每个成员从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最大的利益远超过他为个人的目的而努力单干时的成就。……人数从五百人到一千五百人的一些集团，根据统一的劳动与消费的原则，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在合理的安排下可能给予劳动人民以下列各种利益，并通过他们把好处扩大到其他阶层……所有的劳动力……首先会被用来大量生产那些能够使他们生活舒适的必需品；其次，他们会获得机会使自己唾弃那些在目前不良的社会制度下养成的种种恶习；只留下最好的习惯和品质给新兴的一代，这样会从社会中消除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的环境，并且创造其他环境，其整个趋向是把人们团结在一个总的利益之下。……以后他们会培养那些人类天性中更有价值的、理

智的部分；这部分理智的力量，若加以适当的诱导，就会发现我们还可能做多少工作来增加人类的幸福。……

……我们发现当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在一起劳动，每个人比受他人雇佣时更尽本分，对自己对社会都更有利。

问：不过那些成员会不会为了分配和占有财富而争论不休呢？

答：当然不会……目前大批人如不竭尽全力，日夜焦虑，就不能赚得足够的钱来维持普通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们在强烈的生活逼迫之下，对辛勤所得的财富发生一种顽强的爱，仿佛这种感情是出乎人类的天性似的。没有比这种结论更荒谬的了。……

问：恐怕这种措施会使人类的性格象一个模子制造出来的那样乏味，而且会压制天才吧？……

答：照我看来，结果适得其反。这些设施所提供的条件只会激发每个人性格中的优良品质，使它们日趋完美，办法就是赋予居民以有用的教育……并且使他们享受足够的余暇，不必为生活忧虑，以促进才能的自然发展。……关于性格是否会趋于乏味、刻板的问题，……他们从出生之日起就一律受到同等的关怀，在理性的指导下，……体力的发展受到训练和培养……脑力的活动也有适当的材料……这样训练出来的儿童，处在这样环境里的成人，不但不会变为乏味、刻板的人种，反而会迅速地成长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的健儿……。天才不但不会被埋没，反而会受到各方面的帮助，得到充分的发展，欣欣向荣，并且给予人类以最大的幸福。……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4. 班姆福特记政府取消“人身 保护法”(1817 年)

选自《1815—1848 年的工人运动》第 42—44 页，原载班姆福特著：《一个激进主义者的生活片段》。珊瑚·班姆福特是兰开夏织工，生于 1788 年，死于 1877 年，曾几次被捕入狱，1817 年政府停止执行人身保护法，这是大规模镇压的开始。但政府的反动并不能削弱革命者的斗志。

人身自由现在连一小时的保障都没有了，以致不少改革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弃家出走，找个角落把自己隐蔽起来。那些能够凑钱的人，或是有朋友勉强收留他们的，或是有一技之长足以浪迹江湖的，便远走高飞，象夏日将尽时的燕子，不知去向。单身汉们索性就不回来了；有家室的不免偶尔在晚间潜归，探望面有菜色的妻儿，也许为了分享一点他们在离家之后节衣缩食的所得——也许为了换洗衣裳以便继续出走——但一般地说来，回来是为了获得慰藉，也让妻子和儿女安心，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有的人在善心的朋友处避难，回家时带来一些自己辛苦所得的积蓄，或是友人的慷慨援助。有的人终日飘泊、饥寒交迫，又不敢暴露自己，直到胡须满腮，面目全非，鞋袜踏破，衣衫褴褛，就象倦飞的小鸟，无枝可依，终于体力不支，就不顾死活地回到家里。有的人被窥破是改革运动中的首脑就受尽迫害和追踪之苦，这时象一只被猎犬追赶的野兔，遁回旧日的安乐窝。他会在夜色朦胧里悄然归来，他的妻子扑向他的怀抱，儿女绕膝，表现出无言的欣慰——因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酷似巢中幼雏，已懂得在危急的时候不要作声。

然而无论怎样小心提防，有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正当合家破涕为笑时，作父亲的突然被捕，用链条牵走，连互相含泪祝福的

时间都没有。这类情景层出不穷，使我们回顾往日，犹有余痛。由于挟私泄忿或政敌间的仇隙，有人就密报警署，有些往往与事实不符，全国烦乱不安，关于叛变的谣诼四起，叛变者被捕则预知不是处死就是长期监禁。……不止一次，司法界好心的戚友透露给我，说我和某些友人即将被捕。……整个国家象在悲愁和猜忌的云雾笼罩之下。

“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这种措施会产生什么后果，绝非我们这些年轻的改革工作者所能判断。我们仅从报导中了解一二，而其内容足以使最不在乎的人也忧虑不安。我们不由得联想起1792年间那批被通缉、监禁、审判、放逐的受难者，因为我们的处境与他们略同。自由的阳光仿佛不再照耀，迫害的云层终于压在我们身上。

考伯特<sup>①</sup>深怕被捕，远遁美国；伯迪特爵士<sup>②</sup>费了很大的劲才免入囹圄；考克仁勋爵<sup>③</sup>受到威胁，不过尚未气馁；亨特<sup>④</sup>仍在活跃，不过无能为力了——因为他失去了考伯特就失去了他的威望的原动力，他现在仿佛是髡发失明的参孙<sup>⑤</sup>；年迈而可敬的少校<sup>⑥</sup>坚持他的岗位，勇敢如狮——心平气和，象一个无知的儿童，在那样紧张骚动的日子里，几乎无人注意他。……祸不单行，我们那个教堂的看守人，吓破了胆，对我们关起大门，声明不能再让我们在那里集会。

这样一来，我们的协会就因为没有据点而瓦解，灰心丧志；几

---

① 考伯特 1817—1819年在美国避难。——译者

② 佛兰西斯·伯迪特爵士(1770—1844年)，激进活动家，下议院议员，主张改革，1810、1820年两次因政治案件下狱。——译者

③ 阿齐鲍德·考克仁勋爵(1749—1831年)，激进活动家。——译者

④ 亨利·亨特(1773—1835年)，激进活动家。——译者

⑤ 传说中的大力士，见《旧约》士师记，第13—16节。——译者

⑥ 指约翰·卡特莱特(1740—1824年)，他是主张议会改革的积极人士。——译者

百个人回家坐在织布机旁，不敢露面。有时和枭鸟一般，昼伏夜出，或者从小径穿行，或者躲在篱笆后面，也许走下溪谷，到邻近田舍去探听消息。也有的去和我们公开的敌人攀谈，甚至交欢，不过那是极少数，而且都是品质最恶劣的人。公开的大会既然暂时停止，只能举行秘密集会。以曼彻斯特为开端，假借种种名义举行聚会；有的叫做“赈济会”；有的借用“植物学会”名义；有的说是“被拘禁的改革者家属救济会”或“流亡者家属救济会”。这许多会议的真正目的只泄露给个中人：就是策划如何实现夜袭曼彻斯特的计划，上次起事失败的原因是事先未经过周密的布置和缺少合作的精神。

## 5. 班姆福特记背毡毯者的游行(1817年)

选自《1815—1848年的工人运动》第40—41页，原载班姆福特前引书。这次饥饿游行的参加者大部分是织工，在1817年3月10日开始从曼彻斯特向伦敦游行。最后仅有一人到达，呈递请愿书。

大会是按照预定时间举行的。我并未参预此会，所以我这篇简短的叙述只能根据旁人的见闻。那次到会的几乎全部都是织工，人数约有四五千。会场就在那片日后以发生惨案著名的广场上(圣彼得广场)。<sup>①</sup>——一眼看去尽是背着厚毡粗毯的，也有携带大衣的，都裹得紧紧地象背着行囊；有的腋下夹着包袱；有的夹着纸卷，仿佛是卷折起来的请愿书；有的还拄着粗大的手杖。地方官吏莅场宣读反暴动法，大会即被军警强迫解散，有二十九人被捕。……正当官方宣读法令条文之际，约有三百人离开会场向伦敦进发。一部分在摩斯雷街上排成不整齐的队伍，沿着匹加狄利

<sup>①</sup> 见本书第12—14页。——译者

走去，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到阿堆克草场附近聚齐。

不久就有一队骑兵追踪这些思想简单的群众，并占领了斯多克港<sup>①</sup>的桥头。很多人即转身回家，一部分从桥下渡河，进入捷郡，有几个被腰刀截伤；有一个人在兰开夏小丘上被枪杀。至于那些坚持前进者，我只须说明，他们是在晚上九时到达麦克勒斯菲尔德<sup>②</sup>城的市场的，人数约有一百八十人。其中有的人通宵席地而卧，天未大亮，即觅途归去。有的人受朋友们的款待，眠食舒适；有的在客店过夜；有的被囚入牢房。第二天早晨只剩稀稀落落的一些人在走着。抵达里克<sup>③</sup>时总计不到二十人，跨过艾士明<sup>④</sup>桥的只有六名。这次毡毯游行就此结束。

## 6. 亨特揭露内政部的坐探(1819年)

选自《1815—1848年的工人运动》第45—46页。1817年间，内政部常派特务在工人中煽动暴力行为，以便一举扑灭改革运动。下面这件事是亨特在其所著《绿袋阴谋》一书中揭露的。

那时我仅根据自己对克列雷先生的观察所得，存心注意他的行动，决定凡是有他在内的一切政治性集会，我自己无论如何不参加。当我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我曾访问过那些到过伦敦的代表们……，使我很惊讶的是每个曾出席那些集会的人，一旦“人身保护法”宣布失效，立即被国务大臣下令传讯，方才提到的那位克列雷先生倒是例外。据我所知，这些代表一共七位曾应克列雷先生的邀约，在葛拉夫登街公鸡酒家聚会。当他们到齐之后，克列雷先

① 在兰克郡与捷郡边境。——译者

② 捷郡重要城市。——译者

③ 在斯塔福德郡。——译者

④ 在达培郡。——译者

生主持会谈，照密契尔先生的追述……“克列雷先生可以说是轻率已极，除了我自己以外，其余在座的人恐怕他连名字都弄不清楚，因为他不顾旁人的再三阻拦总把话题集中在与革命和叛变有关的问题上。他说：‘我以为领导群众的人，不从暴力而在别的方面着眼，真是疯子和傻子的想法。’我觉得谈话的内容不很妥当，好几次要转变话题，没有成功，因为他的词锋越逼越紧，比奥力佛<sup>①</sup>对我的谈话还要露骨。最后克列雷先生建议大家交换通讯处，借口为了要和我们通信，或将重要的消息送到乡下来。当时我们自然未曾对他生疑，因为他和卡特莱特少校<sup>②</sup>同是汉普登会社<sup>③</sup>等组织的书记，使我们相信他的行动，以为他的一言一语都打上爱国的烙印。……”

现在谜底已经揭破……说明他如何能够生活得象一个上等社会的人，在过去六七年，他并没有正当的职业和收入足以维持生活……我认为揭发这个反异端的政府如何密布网罗，雇用暗探，是执行了一项公民的义务。

## 7. 班姆福特记彼得卢事件(1819年8月16日)

选自《1815—1848年的工人运动》第50—54页，原载班姆福特著：《一个激进主义者的生活片段》。

### (1) 准备工作

这次大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尽可能地造成一种精神上的效果，并且要以英国人从未见过的阵容出现，这样会对我们有利的。

① 奥力佛是当时内务部最恶劣的特务之一，与克列雷有直接联系。——译者

② 见本书第7页。——译者

③ 当时进步组织，成立于1812年，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领袖汉普登命名。——译者

报章屡次讥讽我们，取笑我们参加集会时外表褴褛不洁；取笑我们行动不一致；取笑我们是乌合之众。因此我们决定，至少这一次，我们要改变人们的印象——要以空前未有的阵容表现出整洁、严肃和彬彬有礼，来消除我们的政治敌人的讽刺。总之，我们会获得对方的尊敬的，只要做给他们看，我们是有自尊心的，是能够善用集会自由的权利的，就象凡是有教养的英国人都应该做到的一样——要表现出我们的严肃谨慎同时又能尊重他人意见的这种精神。

“整洁”、“严肃”、“秩序”，这些是由委员会晓谕的指令；随后，由亨特建议，又加上了“和平”。做到前两项是依靠那些有意参加这次“伟大的集会”的行列的人本身的明智；遵守第三项及最后一项——“秩序”、“和平”——则列为一般的纪律。在行动方面严守秩序是从操练得来的，而维持和平，从我们这方面来讲，就是禁止携带任何伤人或自卫的武器；并且严格地训练大家肃静无哗，态度坚定，服从指挥。不断的练习，再加上高度的自觉自愿，这样一来，我们的布置不久就无懈可击了，上万人的队伍走起来就跟二百人一样整齐。

对于我们这些终日枯坐的纺织工人们，练操也算是健身运动和娱乐。我们的教练一般都是老资格的军人或民兵，或者属于地方征募的联队；他们很快就教会这些小伙子在操演时如何转向，不久就把他们训练得步伐整齐坚定，和军队检阅相比也无愧色。当暮霭苍茫时，我们再不能继续工作了，就从织布机旁跃起，奔向原野、旷地或是路旁草坪上呼吸清涼的空气。我们集合、排队、转向、开步走、站住、向后转、回操，再站住、看齐、迅速转弯，这一系列动作显得有条不紊。

## (2) 密得尔顿纵队的出发

我们这一支队伍和来自罗许戴尔的人一起，总计在六千人左右。走在最前列的是一二百个妇女，大多数是年轻的妻子们，我自己的妻子也在内。还有一二百个最漂亮的少女——都是队伍中少年们的情人——随着音乐载歌载舞……在队伍的两旁跟着几千个看热闹的人。就照这样，在自己的朋友和最亲密、最喜爱的人们陪同之下，我们慢慢地走向曼彻斯特。

## (3) 大屠杀

这次集会的确是场面浩大。亨特跨上讲坛，乐声中止……亨特先生往台前走了几步，摘下他的白帽，开始对群众讲话。

在他发言的时候，我跟一个熟人商量，我说讲话的内容和决议我们大概都知道，报纸上也会发表的，何妨乘这个机会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提提精神；我因为体力较弱，特别需要这样做。他表示同意，我们就往外走，将要挤出人群时，忽然听到一阵响声和奇怪的低语，声音是从教堂那边发出的。有人说这是勃莱克本地方的伙伴们来到了。我踮起脚尖，朝着声音来向看去，只见一队穿着蓝白制服的骑兵手持利剑，蹄声得得而来，绕过一个花园的墙角，在一排新房子前集合成队。……

当这些骑兵排队的时候，他们受到一声高呼，据我了解是出乎善意。他们也喊叫一阵，把腰刀高举过顶，挥舞起来，放松缰绳，刺马急进，开始冲散人群。

“站稳，”我说，“他们向咱们冲来了，站稳。”随后，在我们这一部分人中大家就喧嚷起来：“站稳。”骑兵们阵势大乱；他们即使有大批人马，也实在无法硬插入人堆里。他们用腰刀在赤手露头的群众中斩开一条血路，接着是断肢残臂和创裂的脑壳，呻吟、喊叫

夹杂着一片可怕的混乱。“啊！啊！”“真可耻！真可耻！”有人这样嚷道。然后：“散开！散开！他们杀死前头的人，人们跑不了。”到处都有人叫“散开！散开！”。在这短促的一瞬，整个队伍仿佛按兵不动，最后是一阵猛冲，象惊涛怒浪般的不可抵抗！大呼、祈祷、诅咒的声音犹如雷鸣，那是发自互相践踏、因来不及逃避而被腰刀砍伤的人。……

当群众四散奔逃的时候，骑兵来回冲击，只要哪儿有一处缺口，他们就追趕，逼近，残杀。很多妇女从人缝里出现了，还有一些青少年们。他们的惨呼是令人怜悯、锥人肝腑的，仿佛足以消除人与人间的任何恶感。可是他们的呼吁是白费的，女人、白衣的处女、稚嫩的少年们全被不分皂白地刺杀或踏伤……。

从大难来临之后，仅在十分钟以内，整个广场变成一片空旷，几乎成为荒凉的地方。太阳透过闷热的空气，俯瞰大地。附近的窗子都被帘帷遮住，偶尔有一两个男子从上文提到的那排新屋里往外张望；门外不远有一群人（警官们）凑在一起，显然是在谈论；另一些人则在扶持受伤的或是抬走死人。讲坛还留在那里，一些折断或砍坏的旗杆竖立着，还有一两面扯得稀烂的锦旗低垂着；广场上扔得满地都是便帽、女帽、高帽、披肩、鞋子，还有别的踩坏的和撕碎的男女衣物。血迹斑斑。骑兵们已经跳下马来——有的在放松束马肚带，有的在修整武器；有的在擦抹腰刀。有好几处被击倒、冲倒、压死的人体堆成的小丘仍保持原状。有的还在呻吟——有的圆睁双目，上气不接下气，还有的永远停止了呼吸。在一片死寂中，只有这些低沉的声音，偶尔夹着一些马嘶和前蹄擦地声。有时也能发现一些居民从顶楼和高高的屋脊上探头窥视，不过马上就缩回去了，仿佛很怕让人瞧见，也许对眼前这样可怕可憎的景象不忍细看。

除了上述的曼彻斯特骑兵那天在场执行任务之外，事后不久

又来了第十五骠骑兵队和捷郡骑兵。后者好象要和曼彻斯特的队伍竞争，截住奔逃的群众，用腰刀重伤了一些人。骠骑兵们伤人较少。我们有理由这样猜测，而且我也没有觉察他们之中是否有人玷污他的宝剑尖梢。骑兵之外，又来了阵容强大的第八十八步兵队，驻在狄克逊大街的低洼处，枪铳上好刺刀。他们戳伤了好几个人，大大地阻碍了受难者从那个出口奔逃。几乎和骠骑队同时出现的有四尊大炮，从主教门用马拉来的，并且有两百名左右警官随同前来。这样一来，足以完成彻底大屠杀的武装部队全都预备好了，假如需要他们的话。

当群众开始溃散的时候，我喊叫我们自己人把旗杆折断，保全旗帜。也许我的话别人没听见或者没听懂，当时情况实在是混乱不堪。一个举着蓝旗的把旗保存下来了——顶上自由的标志跌落了，遗弃在地——谁要是弯下腰去，可倒楣了，他休想再站起来。扛着绿旗的是汤姆斯·雷特福德，他举得高高地直到旗杆从他的手里被砍掉，他的肩膀是被一个曼彻斯特骑兵的腰刀劈开的。

我们的队伍中有一部分人被逐到教友会徒聚会大厅的墙角木材堆旁。让骑兵们逼急了。我们就跳过木桩，随手拾起石子来自卫。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在若干人受伤之后，骑兵终于被赶走了。一个女英雄，我们之中某一个人的年轻的妻子，血流满面，披头散发，帽子吊在脖子后面，围裙里沉甸甸的都是石块，使攻击者不能侵犯她，直到她仰天跌倒，几乎被擒。不过她终于逃脱，遍身重伤。……

## 8. 考伯特论六项法令

选自《1815—1848年的工人运动》第56—58页，原载1820年1月6日《政录周报》。这六条反民主法是在1819年12月通过的。

我们长期进行的斗争，现在已经处于一种新的形势，我们应为

新的奋斗做好准备……我们过去并没有借暴力来进行工作，……我们乃是以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论辩方式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可是所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六项法令的第一项叫做禁止操练法……任何治安法官、警官(以及其他)……有权解散集合操练的群众，并有权逮捕、拘留任何在场的人。……

第二项法令……出口就肯定……有人集聚军火和潜藏武器，为了破坏公共安全。……任何治安法官得出令没收这一类武器……甚至仅有藏匿武器嫌疑者就会被抓走……

第三项法令……限制舌头和耳朵的功用。法令禁止五十人以上的聚会，不论是为了商议公众不满的事情，为了教会或国家大事，或是讨论请愿事宜……不过，自古以来的集会、请愿或抗议的权利并不由此取消。天啊！可不是吗？怎么会取消呢？还有一些州郡、市镇的会议……由州长、地方治安官、市长们出面召集。假如他们不乐意召集，又怎么样呢？那就不必开大会了。可是总会有乡区的聚会。……任一出席乡区集会的治安法官有权下令拘禁任一提议更改现行法律的人——法令只有皇上、爵爷、下议院代表才有权更动的——以及任一煽动群众憎恨或蔑视根据法律奠定的本国政府和宪法的人。地方官吏或其助理人员得携武器入场，但其他任何人不准携带军火或武器。……到会的人不许扛带旗帜。

我们如在室内聚会，可以超过五十人之数。法令禁止在这些场合收入场费，除非在当地获得两位以上的治安法官的许可。……任一治安法官得随时撤消这项许可。

第四项法令是关于出版物课税……

第五项法令对于所谓“诽谤者”规定一种新的惩罚，并授权有关部门没收已出版的诽谤文字。此项法令的全名是：为更有效地防止并惩办发表亵渎和煽惑性的诽谤文字的法令。……

第六项法令，在前几项法令已经把我们用限制、预防、惩罚等

办法束缚得相当服贴之后，还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对我们迅速地进行惩罚。此点在本项法令中已经考虑周全。……我们只须了解，每一种报刊的印刷者、销售者、出版者和作者，假如胆敢撰写、印刷或出版任何被认为足以引起憎恨或仇视为法律所奠定的政府和国家大法的文字，即有被放逐的危险，……还有人说我们是自由的人吗？天晓得！……在这场我国历史上最长久、代价最大的战争<sup>①</sup>之后，我们的处境竟是如此。……为了补偿我们的种种牺牲，不止一千次许给我们持久的繁荣、独立和自由。……对我们说，我们是为了争取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自由而斗争的，……而这就是那场战争的酬劳、慰藉和果实。……不过，灰心丧志从不会有好处……我主张充分利用这些法律所留给我们仅可舒肘的隙地。

## 9. 加图街密谋<sup>②</sup>(1820 年)

选自《1815—1848 年的工人运动》第 59—61 页，原载 1820 年 5 月 6 日《政录周报》，这又是政府特务鼓动暴力行动暗杀内阁阁员的一例。被告锡斯尔渥德及其同伴多人都被绞死。

### (1) 阿瑟·锡斯尔渥德的发言

大人，你问我，对于我不应被判处死刑，我有什么可说的，……这话对于我是一种嘲弄，因为即使我提出的理由是驳不倒的，但是卡索瑞<sup>③</sup> 和西德莫斯<sup>④</sup> 两位勋爵的复仇的愿望总要满足。……我

① 指 1793—1815 年的对法战争。——译者

② 一群密谋者激于“六项法”的颁布，被政府特务骗诱，企图于 2 月 23 日将在加图街聚餐的全部内阁大臣炸死，事泄遭捕。——译者

③ 卡索瑞侯爵(1769—1822 年)，当时反动的外交大臣，积极主张通过六项法。——译者

④ 西德莫斯侯爵(1757—1844 年)，当时反动的内政大臣，彼得卢事件中的残酷镇压者。——译者

所有的理由，不管怎样，我现在就要说明——但对你们的正义和恻隐之心，我并不怀着丝毫的希望。……

我要对这次审判的进行方式提出抗议，我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不公平，违反正义的精神的。……在皇家律师答复我的辩护律师的发言之前，我请求法庭倾听我的证人的陈述。法庭不近情理地拒绝了。……

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动机驱使我去谋害皇上的大臣们。……我的每一个原则都是为了祖国的繁荣。我的每一分感情——我最大的志愿就是为饥饿的同胞谋福利。……当我的感情过分紧张，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我就决定要为死者报仇——我认为应以教唆犯的生命来安慰无辜枉死者的英灵。……我不过是在一群衣冠禽兽当中为民雪恨罢了。……

……爱德华兹……一个政府的暗探……献策炸毁下议院。这和我的观点不同……我只要惩罚有罪的人，因此我没有采纳。……后来他又建议我们在西班牙大使邀宴内阁大臣时狙击他们。我坚决反对，因为这样会殃及无辜。……爱德华兹老是在出主意，最后他建议乘内阁大臣举行晚宴时一网打尽……这个人，他身边连买一品脱啤酒的钱都没有，却总是有办法买到武器和弹药。——在所有的预谋者之中，他永远是最活跃的；而他，这个设计诱陷的人，却能逍遥法外。……

……至于我们的策划是否合乎道义，我只想说明：锄暴一向被认为是壮举……如果法律无力防止他们杀害全民，则诛伐暴虐，人人有责。……阿尔毕恩<sup>①</sup>还在奴隶的锁链束缚之下——我弃之而无憾。……如果法庭只根据对我不利的证人的作证而不听我提供的证据，就把我判决处刑，我将认为自己是被谋杀的，……我不恳求怜悯；我只呼吁公道。……

---

① 不列颠岛古名。——译者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2) 囚犯临刑情况

锡斯尔渥德先生神色镇定地走上绞刑架，并且向群众鞠躬。……他说道：“我希望你们都记住，我是为自由斗争而死的，我把最后一口气也献给自由了……”

铁德<sup>①</sup>说道，“我可怜的妻子啊！……”他的态度是坦然而坚定的。

戴维德逊看来是在祈祷……

殷斯勇敢地跃上刑台，唱着：“啊！给我死亡或者自由。”他欢呼三声，群众对他响应，他瞥见一个记者在写笔记，就说道：“我至死不向暴君妥协。请你记下这句话，先生。”

勃伦特……看见武装部队，“什么！”他惊叹道，“没有大队人马帮忙，他们还不敢对我们下手呢！”

群众以唏嘘、呻吟声，喊叫“谋害，谋害”，为死者申冤。

## 10. 格拉斯哥组织委员会告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居民书(1820年4月1日)

选自《1815—1848年的工人运动》第62—63页。“六项法”颁布后，工人准备组织武装抵抗。1820年3月，六万格拉斯哥工人举行罢工，下面是他们发出的宣言。

我们已从年深日久的麻痹状态中觉醒过来，我们的苦难已达顶点，要求革除积习的请愿又遭到白眼，我们终于被迫冒着生命的危险，起来为争取人权而斗争，……我们要宣告世人：我们为什么要拿起武器来清除我们共同的冤情。……我们的原则只有几点，

① 以下四人皆与锡斯尔渥德同受绞刑。——译者

所根据的是我们的宪法，……权利均等（并非财富均等）。……不自由，毋宁死，这是我们的口号，我们如不获得胜利，誓不生还。

兵士们——同胞们，你们会不会受神圣的誓言的约束（要保卫祖国和皇上不受内外敌人的侵犯），把枪刀刺进父老弟兄们的胸膛？会不会服从一小撮党徒的惨无人道的指示，在军事专制统治的祭坛上，把你们和其他一般人类共有的情感作为牺牲品？兵士们，转移你们的目光往西班牙看去，请看军民团结的结果是多么美好。<sup>①</sup>……立刻挺身出来，把你们的祖国和君主从那当权太久太久的势力下解放出来吧！……惊天动地的时刻已经来临。……挺身出来，……把那污损我们作为人的尊严的腐朽事物从我们的海岸扫除干净吧！……

处在目前的局势下，当这样严重的斗争在进行中，我们热切地要求大家自今日——4月1日开始停止工作，以全力参加恢复人权的事业，并认为人人都有责任坚持罢工，直到获得应有的权利，——直到获得对于那些统治他们的法律有表决权为止。

我们在此要警告任何携带武器的人——阻挠我们使国家重生的意图。……我们将把那些人当作叛徒……并作为叛徒来处理。

……

遵照筹备临时政府的组织委员会的指令。

1820年4月1日 格拉斯哥

---

① 1820年初，西班牙发生革命，国王被迫恢复宪法。这次革命是由军队发端的。  
——译者